

四庫全書

子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羅錦森

編修<sub>臣</sub>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高 中

謄錄監生<sub>臣</sub>邱桂蟾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

衍要道之義

臣按天地之數不過五而已五行之性即五品之  
倫猶之河圖之以五生數統五成數也箕子之陳  
洪範也曰彝倫攸叙而初一日五行然則木仁火  
禮金義水智土信即所以叙父子之親君臣之義  
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也故謂之曰五典

是天地所秩也帝之所慎美也司徒之所以敬布也曰人紀曰顯道是湯文之所以王也五三之隆聖人所以經緯天地而立人極者以此而已夫子之作春秋也胡安國以為叙先後之倫而典可自此而敘而汪克寬又為之說曰春秋書王正月書天王書公即位書公在之類所以叙君臣之倫書王世子子同生書列國世子之類所以叙父子之倫書王后王姬魯夫人魯女之類所以叙夫婦之

倫書弟佞夫弟叔盼弟年之類所以叙兄弟之倫

書列國邦交紀諸侯大夫屢盟之失信所以叙朋

友之倫

事見各條

蓋為當世之王公卿士滅理窮欲淪

綱斃紀畔道而去者言之也子思子之作中庸也

述夫子之言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

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夫

子於魯哀公則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則又為夫異端曲學  
索隱行怪不知康莊之通會砥矢之平直者言之  
也故曰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  
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此孝經之所  
以謂之要道也然而道者渾然太極而已即是五  
者之倫為道之位即是五倫之所主為道之名也  
蓋自其萬象森具者言之則程頤之說詳矣謂道  
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

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  
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  
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自其冲漠無朕者言之則  
朱熹之說精矣謂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  
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  
出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一  
物也然則道之有五實位而非虛位也定名而非  
強名也而易之言立人道曰仁與義則是以五為

二也何也朱熹又言之矣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  
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  
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  
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  
理之至也臣又因其意而釋之曰五行各一其性  
而木仁中有火禮金義中有水智土信以沖和而  
兼健順五性一仁義也言父子之仁可以該夫婦  
之別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也言君臣之義可以該



長幼之序敬在君則忠敬在長則順也而朋友則  
夾輔乎獲上事親之間五倫一忠孝也經曰父子  
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五倫又一孝也蓋父子  
即為要道而非有為父子之道之要者也臣故依  
五性之德以五品之倫行為五條於父子尤詳其  
於經傳之文有不可析者亦多載於父子一條之  
內云

父子

易說卦傳

夫子所作  
十翼之一

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

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  
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  
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  
故謂之少女

朱震曰將說天地生物而先言人者天地之性人為  
貴萬物皆備於人也乾天也為陰之父坤地也為陽  
之母萬物分天地也男女分萬物也察乎此則天地

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同體是故聖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伐一草木殺一禽獸非其時謂之不孝柴中行曰物物有男女之象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以人言之耳或曰乾坤生萬物孰見其長中少物自為父母而生也殊不知父母之生即天地之生豈父母之外別有天地之生乎

臣按西銘發端乾稱父坤稱母六字本此然由乾父坤母而生六子則夫婦兄弟之倫具矣乾坤之

策當萬物之數則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以至不獨  
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而仁民愛物之序見矣此所  
以民吾同胞物吾與者也然非廣心浩大而求諸  
天地之間萬物之紛躋也亦盡吾心於事親而已  
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事  
親如事天又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  
察是故事天如事親

書大誥

篇名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命管叔  
蔡叔霍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

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若考作室既底法以作室喻之

狹高厥子乃弗肯堂堂矧肯構造厥父畱以耕田喻之

畱矣厥子乃弗肯播播矧肯穫刈厥考翼敬其肯曰予有

後弗棄基為其子者如此則其考敬事者孰肯曰吾有後弗棄我之基業乎

臣按蔡沉集傳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

底法如治田之既畱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

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穫

而延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

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申喻不可不終  
武功之意臣以為大誥雖成王之誥天下而實出  
周公之辭所以繼志述事而為成王明昭前人之  
烈成有天下者之孝也然而堂構播穫之喻則為  
人考者所以望後嗣者同為人子者所宜念厥考  
之法與菑而卒成其所圖之功者亦同也故孝經  
注曰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  
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

詩邶風

邶鄘衛  
皆衛詩

凱風

篇名南風  
謂之凱風

其一章曰凱風自南吹

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孔穎達正義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

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天天然得長盛以興寬仁之母

以已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

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

母養之以成長我母實亦劬勞病苦也

二章曰凱風自南吹彼棘薪

言棘已長成  
可析為薪也

母氏聖善我

無令人

孔穎達正義曰言風從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使  
得成薪以興寬仁之母能以已慈愛之情養我七子  
皆得長成然風吹難養之棘以成就猶母長養七子  
以成人則我之母氏有獻智之善德但我七子無善  
人之行以報之

三章曰爰有寒泉在浚

邑衛

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孔穎達正義曰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



有寒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也

卒章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孔穎達正義曰言黃鳥有睨睨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論語曰色難註云和顏悅色是

為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  
顏色順辭令也

陳傳良曰瞽瞍曰頑舜則負罪聖人豈緣飾哉其心  
誠曰吾罪馬而已矣此詩每曰有子七人蓋曰吾屬  
在此無益也抑以見一門兄弟皆舜耕歷山氣象

臣按小序凱風美孝子也觀詞氣之隱痛則非他  
人所能代者定為七子之自責者是矣以南風長  
養萬物喻慈母之鞠育其子以棘之難長自心而

薪喻非聖善之恩勤無以至今日也凱風盛於夏  
日寒泉夏所宜飲浸潤於人已則無以為奉養黃  
鳥鳴於夏木能善其音容已則不能下氣怡聲以  
悅母氏斯二物之不如育子雖多無一能報母德  
者其言微婉深至可當于田之泣卒能回母之志  
亦幾於睽之允若也

魏風陟岵

篇名岵音戶山  
無草木曰岵

其一章曰陟彼岵兮瞻望父

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

猶尚也

慎旃哉猶來無

止

所為人

二章曰陟彼屺

山有草木曰屺

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

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謂死而棄其屍也

三章

曰陟彼岡

山脊曰岡

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

偕

俱也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小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輔廣曰既思其父又思其母又思其兄既想像其念已之言又想像其祝已之言曰庶幾其謹之哉則斯人也必能以其親之心為心亦可謂賢矣

臣按汝墳之婦人能勉其夫以念父母而敬君之

事

汝墳之卒章曰父母孔迺遇列女傳云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遺父母憂

陟岵之孝子念父母而還代其父母之言勉已以敬其君之事皆可為為人臣子者明君親一體之誼也

小雅小弁

篇名周幽王信讒放其太子宜臼太子之傳為作詩

其三章曰維桑與

梓

二木名

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

連也

于毛不

離

麗也

于裏

心腹也

天之生我我辰

時也

安在

朱熹集傳曰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  
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  
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

太子為父  
所故耳并

言母者以人皆有父  
母之恩故連言之

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

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臣按孟子稱小弁之怨為親親之仁而卒之曰舜

其至孝矣五十而慕他日萬章

孟子  
弟子

問曰舜往于

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

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

則舜怨乎曰長息

公明高弟子

問於公明高

曾子弟子

曰舜

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

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

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

無慈之貌

我竭力耕田供

平聲

為

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

自責不知已有何罪

非怨父母也

蓋小弁宜白之傳所作序但云刺幽王而

實亦誨宜白也維桑與梓田家之事固已教之雖

終失位為農夫猶當致敬於其所遺桑梓矣瞻依  
毛裏之云使人父聞之而不忍疾棄其子人子聞  
之而不敢傷厥考心者也父母之不我愛求其說  
而不得而疑於初生之辰所值之吉凶則真有于  
是天子父母之怨慕矣孟子有取於小弁之詩人  
而非以寬平王宜莫大之罪也

蓼莪

篇名

其一章曰蓼蓼者莪

美莪

匪莪伊蒿

賦

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



朱熹集傳曰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義而今非義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二章曰蓼蓼者義匪義伊蔚音尉壯也哀哀父母生我勞

瘁病也

三章曰鉶之聲盡也矣惟鉶小壘大之耻鮮息淺反民

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憂也

入則靡至

朱熹集傳曰言鉗資於壘而壘資鉗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鉗罄矣乃壘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斃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四章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謝枋得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歲之堂與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疾病也長者如南風之長萬物調和其身體資養其血氣日夜望之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教有英才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者兒行而父母

不隨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懷抱其子而不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

五章曰南山烈烈

高大貌

飄風發發

疾貌

民莫不穀

善也

我獨

何害六章曰南山律律

猶烈也

飄風弗弗

猶發也

民莫不穀

我獨不卒

卒終也末後方及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意

朱熹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於嘆詠者如陟岵鵲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

涕鳴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鵲羽思念父母於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父母於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於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是則猶有望也若父母之既歿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也念有生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蓼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歿誦是詩而不

三復流涕者亦非人之子也

臣按詩三百篇大抵皆忠臣孝子之作然而詩人之窮至於蓼莪而已極孝子之言至於蓼莪而深痛也鵲羽之詩人以親之養為心矣未若陟岵之詩人也陟岵之詩人以親之心為心矣未若蓼莪之詩人也一章二章言父母之失所望也三章言父母與子之相依為命也四章叙罔極之德呼號宛轉於報之無從也五章六章而後乃言其所遭

之異也孝哉為此詩者不怨天不尤人責已則不  
如其死思親則如見其生以此推之事君則未有  
不忠以此推之事長則未有不順以此居官萬無  
有辱其身以辱其親者也為人臣下者讀此詩而  
家有白鵠之親則當以此義陳於君上不待報可  
而過歸為人君上者讀此詩則當以將父將母之  
情恤臣下而遂其終養之志也噫樹欲靜而風不  
息子欲養而親不待雖萬鍾之祿何所用之哉

北山

篇名

其一章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

強壯貌

士子

朝夕從事王事靡盬

不堅固也

憂我父母

勤於王事父母思已而憂

三章

曰四牡彭彭

不得息也

王事傍傍

不得已也

嘉

善也

我未老

鮮少也

方將旅

同

力方剛經營四方

臣按此行役之大夫自以陟北山而采杞者偕偕

然強壯之士子從于王事匪朝伊夕矣不敢怠息

而歸此所以父母思已而憂也言已之強壯以見

父母之已老矣王之使我以我為少而難得今我



之旅力則誠強壯而可以經營四方也言此者猶  
李密言盡忠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耳含蓄  
不盡所以為忠孝之言

禮記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在醜夷

平等也

不爭

臣按宋儒呂大臨曰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  
在醜不爭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  
也孝經引此三者此獨云在醜不爭者上下驕亂

之禍為少而在醜之爭多也孝子一出言舉足不敢忘父母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則所以養親者果安在哉蓋溫清定省養體之疏節在醜不爭亦養志之疏節也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

音格反必面

自外來欲省顏色故言面

所遊必有

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陳澧集傳曰恒言平常言語之間也自以老稱則尊同於父母而父母為過於老矣古人所以斑衣娛戲

者欲安父母之心也

臣按業者有生之事也貴賤雖殊未有無所業者

魯大夫公父文伯之母

穆伯之妻敬姜

訓其子曰天子大

采朝日

周禮王摺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

與三公九卿祖

習也

識

知也

地德日中攷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

相宣

編序也

民事少采夕月

朝日以五采則夕月以三采

與太

史司載

司天者糾也共虔敬也

天刑日入監

視也九御九嬪之官

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

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愒  
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  
其業夜庀

治也

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

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  
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蓋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皆必有所業也不皆習所業在上則忝厥位  
在下則為惰遊之士矣皆足以貽父母之憂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

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席容四人長者居席端若五人會則長者

一人  
異席

邵淵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知  
愛敬其親而於人如忽焉則愛敬之道虧矣故年長  
於我事以父禮長我十年事以兄禮長我五年差肩  
隨之至於羣居五人則又異長者之席其於人庸敢  
慢乎以此事親愛敬之道盡矣

臣按經於天子之孝言愛親敬親而諸侯以下別

標事目邢昺疏言天子既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  
然後乃成今觀曲禮所紀自凡為人子言之則五  
等之人亦通有不敢惡慢於人之義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

室西南隅

坐不中席

主與中席皆尊者之道也

行不

中道立不中門

不敢迹尊者之所行

食

音嗣

饗不為概

不為概量服節順親之心

也祭祀不為尸

人子所不安

聽于無聲視于無形

先意承志

不登

高不臨深不苟訾

音紫為近於讒

不苟笑

為近於謫

不服閭

不欺人所不見

也不登危

不行險以避偉

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不為友報

樂言

不有私財

臣按此皆孝子自卑以尊其親自重以愛其身也然至於無形無聲而於心想像常若父母將教使已然斯通於神明之道矣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

不為飾也

行不翔

不為容也

言不惰

徒未反惰訛不

正之言

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

多品厭飲則口味變

飲酒不至變

貌

人有常貌過量則變

笑不至矧

齒本曰矧見矧是大笑也

怒不至詈

怒罵曰詈怒而

至詈是甚怒也

疾止復故

復其故常

臣按此經所謂疾則致其憂也

居喪之禮毀瘠

羸瘦

不形

不露骨

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

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

平聲

則沐身有瘍則浴

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

升音

喪乃比於不慈不

孝

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  
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

方慤曰毀瘠不形慮或至於滅性故也居喪之禮雖

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而喪其明焉雖聞樂不樂

音洛

然不可以過哀而瞶其聽焉視聽衰則不足以當



大事也雜記

禮記篇名

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

此前言為人子者居不主與行不中道及其居喪則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者事死如事生也

臣按經言喪則致其哀此又以不勝喪比於不慈

不孝以見禮不足而哀有餘亦非中道也居喪之禮不可勝載此為過於禮者訓蓋至愛出於天性不及者少也凶禮又五禮之一故或雜見於禮之教一條

文王世子

篇名言文王為世子之事故以武王成王為世子之事繼之

曰知為人子

然後可以為人父

臣按父子之道天性也為人子而愛其親固不待

學習之良知也而記云然者如乾知大始之知知

之至者也上父下子與為一體故曰親親者以三

為五

上祖父下子孫

以五為九

上高曾下曾玄

而不得言以一為

三如使為人子之道纖毫有未盡即貽謀之不令

亦難以孝望之於其子矣周家自文王之於王季

武王之於文王世德作求其孝源源不竭讀世子之篇又有以知其家法之相承者然也

內則

篇名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

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

音悅則復下同

又反諫不說與其

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

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

父母怒不

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真德秀曰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覆純熟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

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哉豈容一息忘哉是說也聖人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

臣按此即經諫諍章之旨此言與其得罪鄉黨州閭乃庶人之父有爭子則不陷于不義故專責其

子不可以不爭於父經言自天子諸侯大夫士故  
兼責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  
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  
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真德秀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  
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況人乎哉姑舉其近者

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愛之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以不敬之乎若嫚之是嫚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紇之讒不思太后之言而疎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臣按曾子之言蓋包舉篇中所記子事父母之禮而釋之也真德秀又推而大之以著於愛親者不

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嫚於人之義然則內則一書雖為降德於衆庶兆民而五等之孝通之者也

祭義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

常若承顧

聲不絕乎耳

常若

聽命

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

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輔廣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乃人之心也先王能存其心故父母之容色自不忘於目父

母之聲音自不絕於耳父母之心志嗜欲自不忘乎心此固非勉強矯拂之所能然也亦致吾心之愛與敬而已愛則心也故曰存慈則誠也故曰著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安得不敬乎又曰一息不敬則絕乎理絕乎理則辱其親矣故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是乃思終身弗辱也

臣按經言祭則致其嚴此兼以愛敬明祭之義者



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敬生於愛也愛則存而敬則著如見其所祭者故曰著而其究也不見不聞故曰著存不忘乎心故三牲之養太牢而享不敬不嚴猶以為不孝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鄭康成注曰成人既冠者然則孝者不失其孺子之

心也

陸佃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根於心其發見於外如此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言敬故曰愛敬盡於事親

臣

按此孝子事父母嚴起於親親生之膝下若但

嚴威儼恪而已是成人之道非孺子慕者矣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

曾子弟子

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

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

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  
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  
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  
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

此五者皆足以辱親

亨

音烹

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

者國人稱願

稱揚羨慕也

然

猶而也

曰韋哉有子如此所謂孝

也已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墮思慈愛忘勞可

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陳澹集說曰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已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此其下能養之事也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其次弗辱之事也博施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也

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即大孝尊親之事也

臣按以上曾子之言三孝皆包括經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孝之義其言弗辱又包括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之義居處不莊五句又居則致其敬一句之義為下四句之主大學所謂慎獨是也記禮者以入祭義之篇蓋祭之致其嚴即居之致其敬居則曰敬父母之身終而吾敬無

改也祭則曰嚴吾之身無不敬而莫嚴於祭也故  
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嚴之膝下而以之  
終身嚴之平日而致之於祭之日也非緣祭而後  
嚴明矣曾子之於孝經可謂傳而習之矣乎

祭統

篇名統  
猶本也

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  
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  
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方慤曰以養志為上養口體為下此養之順也發音

聲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祭之敬也所以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又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言正與此合

葉夢得曰養則致其樂而此觀其順者順為樂之形也喪則致其哀而此觀其哀者哀為喪之本也祭則致其嚴而此觀其敬者敬為嚴之體也

臣按順字經文屢見如五等之孝循分無違日用

三牲之養與啜菽飲水盡其歡均為順也順故樂  
因嚴教敬鬼享時思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也敬而  
時故嚴喪則言其質也子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  
之哉致之云者人子之所自盡而觀人之法莫外  
於是矣祭統祭義皆與經文相表裏而方葉二家  
之說亦備矣但經言孝子之事親有五者而此但  
言三道者居則致其敬疾則致其憂皆為生養之  
事養可能也敬為難敬與養在一時也疾病則憂



復常則樂憂與樂無異故也書言重民五教

五典之教

惟食喪祭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先王之所為孝治天下者本此三道矣父子天性俯就跂及必至於是故不得嚴以待君子而寬以待中人此夫子作經之旨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

衍要道之義

父子

儀禮

古經十七篇  
高堂生所傳

喪服子夏傳

本經紀喪服之制  
而子夏作傳釋之

曰父

者子之天也

臣按此本謂天至尊也父至尊也事父常如事天

而此句直曰父者子之天也則仁人事天孝子事

親其理一也西銘所為作也善乎明儒薛瑄之言  
曰天地者吾之父母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  
而已違恤其他此又得西銘之微旨者矣

春秋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隱公元年

胡安國傳曰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必內有所承爵  
位土田受之天子則必上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  
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馬是爭亂所由  
起也春秋首繼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定矣

臣按魯隱公於先君惠公

名不皇

之存未立為世子

歿又無遺命又不告於京師不朝於天子削其爵位以正父子君臣之倫此胡傳之說而諸儒皆以為然者也而文成襄昭哀五公書即位者雖不受命於天子而以先君之命繼世者也其莊閔僖三公之不書即位者與隱同例也而桓宣定三公之特書即位者桓弑隱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也或書或不書皆所以正父子君臣之

倫也

臣又按春秋自隱以迄哀所書者皆為人道之大倫著訓述之不勝述也今節其尤關於孝治者錄於各條之左以申經文要道之義

冬曹伯

曹君名終生

使其世子射姑

曹世名

來朝

桓公九年公名執

臣按曹伯有疾而使世子代朝於魯射姑重違父命而來故當享而歎胡安國傳曰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

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

名佚  
晉人

曰夫已多乎道

語見穀  
梁傳

臣按已者止之使母

來朝也已之則曹伯不陷於不義世子或免於苟  
從魯亦自處於正矣然則一舉而終生父子之道  
兩失而魯又失與國之道也故夫子書之而先儒  
之論又代為之謀所以曲全其父子之親朋友之  
信者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禚齊地

莊公

四年公名同

臣按莊公釋不共戴天之仇

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適馬公謫之以

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記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而從於馳

騁田獵之事非人子矣而公羊記柯之盟

柯齊邑盟在十

三年冬

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乃自傷不能復仇

之言

臣

嘗疑之或者力不能討而未之忘也至於

九年而反為旣

魯地

之盟而圖其後嗣

齊無知弒襄公齊人殺無

知公伐齊納公子糾春秋識其釋父怨親仇讐也

而致乾時之敗績

齊小白入

于齊拒子糾戰於乾時魯師敗績

則又何以自解於襍之狩也齊



侯襄公書人平公之敵以卑之也此亦所以正父

諸兒

子之倫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而莊公忘父之仇而報之以德祇取辱焉大亂之道也子言之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法而春秋戒也

春晉侯

獻公名  
倭諸

殺其世子申生

僖公五年  
公名申

臣按申生以驪姬之讒自殺晉人謂之恭世子西銘亦以無所逃而待烹為恭而先儒有譏其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陷父於不義為大仁之賊者

而春秋之書法目晉侯斥言殺則專罪獻公也伋

壽之事衛人悲之二子乘舟之詩

卬風

所為作也使

伋子能知從父之令不可以為孝則進之當以誠

自明退之當以權違難壽子既知其情則當諫三

諫不聽號泣隨之矢之以必與伋子俱死安知宣

姜不以愛其所生之故感悔也徒兄弟俱死欲不

以傷父之志此申生之所以尤

也過

而效之者也二

公嬖妾信讒不夫宣姜驪姬構惡成亂不婦司馬

遷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  
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  
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嗚呼此  
夫子目晉侯而斥言殺也所以正父子之倫亦以  
正兄弟夫婦之倫也

公及齊侯

桓公名小白

宋公

桓公名禦說

陳侯

宣公名杵臼

衛侯

文公名燬

鄭伯

文公名捷

許男

僖公名業

曹伯

昭公名班

會王世子

惠王太子名鄭

于首

止

衛地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五年

胡安國傳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  
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祚是為襄王一  
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又曰或曰首止之會非  
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  
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  
不盟

臣按王將廢長立幼是為亂階以為父者啓其子  
以兄弟相爭也惠后陳媯不聞有匡正之言是婦

人愛少子而夫婦同溺也齊桓與諸侯共尊世子  
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而鄭伯逃歸是背  
天下之公義而失與人交之信也是役也春秋書  
之所以正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魯地 七年

左傳曰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  
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

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齊侯辭焉冬鄭伯請盟于齊

臣按子華背其父而以國情輸於齊齊若許之不但失鄭且失諸侯辭焉而鄭伯服義明年春盟于洮鄭伯乞盟蓋父子之義明而與國之信著矣故

甯母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八年

臣按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何休曰僖公娶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魯僖公使用為嫡也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為夫人如左氏說則致為亡者升祔於始祖之祠如何休則致為婦見於廟之祠如劉向則致為母見於廟之祠胡氏獨從劉氏是已詩楚茨君婦莫

莫禮云君牽牲夫人贊采夫人固有助祭於廟之事然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僖元年書夫人姜氏薨哀姜固已為莊公夫人矣成風者莊公妾也安得復稱夫人乎故孫氏曰妾母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為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劉氏曰凡立小君嫡子必請天子命之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是無君也江氏曰自僖公為此禮而宣公致敬



嬴襄公致定姒昭公致齊歸皆以妾母為夫人不復志於經矣故春秋不書姓氏以貶之以正父子君臣夫婦之倫也

冬晉里克

晉大夫

殺其君之子奚齊

驪姬子晉獻公殺中而立之九年

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臣按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蓋言繼體之重若以愛而殺嫡立庶是亦非所愛非所敬之類也國人皆有父子而君

訓之以悖德乎蔑以濟矣若獻公者所謂以順則  
逆民無則焉者也春秋書曰其君之子明乎國人  
莫之與也私之不勝公也久矣故曰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以是著獻公之罪而父子之道明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文公四年  
公名興

臣按成風非夫人也自僖公致于太廟立之為夫  
人遂有夫人之稱當是時魯之君臣不知其非而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使召伯來會葬思數稠疊

以成其過據實直書其失自見而父子君臣夫婦之倫正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時秦君為康公瑩秦僻陋不稱君使贈終者衣服曰襚

九年

臣按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之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蓋僖公既致其母為夫人嗣世羣臣亦莫不以為夫人矣當時列國來襚者不獨一秦必盡以為夫人而秦獨不然弗以為夫人也此見王章

侯度不容泯滅舉世波靡而僻陋之秦確然有正名定分之辭書之所以正父子夫婦之倫也

冬十月子卒

諸侯在喪稱子既葬不名

夫人姜氏歸于齊

公薨之後以子見殺

自歸父母之家非被出也 十有八年

臣按魯公子遂弑子赤而立宣公

名接

故出姜歸齊

而季孫行父恐齊之聽夫人之訴也遽如齊納賂而請平馬經書行父如齊于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于弑矣深探其本則子赤之生不見於經

盖文公不知重嫡嗣又嬖敬嬴

秦女宣公之母

而啓其奪

嫡之心故也文公失父道君道夫道敬嬴失婦道  
宣公失子道臣道弟道季孫及魯之諸臣失臣道  
齊受賂而不討亦非婚姻甥舅之道也春秋書此  
以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也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成公十五年公名黑肱

胡安國傳曰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  
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

故書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  
後歸父則弟不可以為兄嗣以後襄仲  
即公則以父  
字為氏亦非矣

臣按孫以王父字為氏嬰齊公子遂之子當稱公  
孫今魯人以之後其兄歸父是知歸父之不可以  
無後而不知子不可以為父孫弟不可以為兄子  
也弟降為子亂昭穆之序矣子降為孫失父子之  
親矣若夫歸父之子仲遂之孫故當書仲孫嬰齊

也君子言思可道作事可法書曰仲嬰齊為其不可道不可法也此所以正父子兄弟之倫也

莒人滅鄆

莒是鄆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襄公六年公名午

胡安國傳曰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

以其子為鄆後與黃歇

春申君也

進李園之妹于楚王

史記春申

君傳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求事春申為舍人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與女弟說春申君進於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是為幽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

秦公子

史記呂不韋傳秦昭王太子華陽夫人無子太子中男名楚質於趙不韋見之曰此奇貨

可居請以奇物玩好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獻夫人因言子楚賢大人乘間言於太子以為嫡嗣不韋取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有身子楚見而請之不韋伴怒既而獻之期年生子政子楚立是為莊襄王政即始皇也

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

秋所以釋鄴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

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晉書賈充傳充子黎民蚤卒無嗣及薨妻郭槐欲以外孫

韓謚為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為後之文槐表陳充遺意帝許之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恃禮溺情以亂人倫昔鄴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鄴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



張栻曰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地之間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於其身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以至於支宗之屬釐分縷析血脉貫通分雖殊而本實一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為也聖人有作立姓以別其系嚴宗以謹其承亦因夫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而已苟惟強離其所系而合於其所不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時猶有身為諸侯而立異姓以蒞祭

祀如鄆子之為者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鄆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

臣按為人父而以異姓之子為後是先絕其祖父之血食矣異乎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之經也為人子而為後於異姓之人是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莒鄆之事後世多有夫子斷例如此之嚴滅鄆罪而歸獄於莒蓋尤惡夫舍己之親而後他人之親者此所以正父子之

倫也

晉士句

范宣子

帥師侵齊至穀

齊地

聞齊侯卒乃還

十九年

臣按士句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還善矣夫

父子之道天下之人所同然也愛吾之親而因以

愛人之親敬吾之親而因以敬人之親故喪不可

伐亦先王所以教孝也齊人感服而有澶淵

衛地

之

盟

在明年夏齊成故也

則愛敬之足以服人心明矣此所以

正父子之倫也

秋宋公

平公名成

殺其世子痤

二十有六年

臣按宋平公嬖芮司徒之女棄

初生赤而毛棄諸隈下故名棄

信

寺人伊戾之讒而囚太子痤痤曰惟佐也能免我

佐者太子之弟即芮棄所生也左師

官名

向戌

宋臣

素

畏惡於太子惟恐佐之救之也眊而與之語

眊也欲

使佐失期

過期乃縊而死此與晉中生何異嗚呼以父

子天性之親而讒嬖間之不能相保此董仲舒所

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

賊而不知者也此所以正父子之倫也即是而思  
之君臣兄弟夫婦之道得則皆得失則皆失者矣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年

臣按胡安國傳蔡世子般為楚商臣之事

義父

乃天

下之大變神人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者諸大夫  
會葬蔡景公而歸賻弔生是恩義情禮之篤于子  
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於是又合十二國之大夫

為此盟而謀歸宋財夫子書曰宋災故夫子若曰  
事固無大於此者乎是以遍刺諸大夫也所以正  
父子君臣之倫也

冬葬許悼公

名買

昭公十九年

臣按許世子止

世子名也

以不嘗藥而受楚商臣蔡世

子之惡名而又因不授子以師傳致使不知嘗藥  
罪累及於許悼公春秋之筆嚴矣夫悼公之卒也  
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歆飢粥噉不

容粒未踰年而死則止非不知有父之親也揆之  
於樂正子春之視疾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  
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  
然愈者則為子道之未盡耳許悼公亦非真失義  
方之訓也特以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則父子  
之道夫豈易言盡哉故曰葬許悼公見春秋之赦  
止也讀者可以惕然懼矣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衛世子

靈公太子  
公名元

蒯聵出奔宋

定公十四年  
公名宋

晉趙鞅

簡子

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衛邑 哀公二年公名蔣

臣

按宋儒皆以南子

衛靈公夫人

之譖殺蒯瞶猶之驪

姬之譖殺申生也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從故世

子被殺母之名以出蓋左傳所記乃南子之讒言

而公穀此條無殺母之事故曰驪姬害晉南子害

衛二君之信讒同也公子郢

世子之弟

之言曰亡人之

子輒

蒯瞶之子出公

在不曰先君有命立輒也則公穀二

傳王父命之說亦謬矣春秋一則曰世子再則曰



世子論語曰必也正名乎正其為世子之名矣則世子之子其不可拒世子也不待問矣此所以正

父子之倫也

春齊國夏

齊卿

衛石曼姑

衛臣

帥師圍戚

三年

晉趙鞅帥師伐衛

五年

家鉉翁曰輒以子拒父齊國夏為之圍戚逆也蒯瞶以父伐子晉趙鞅為之伐衛其順矣乎吁齊固失矣晉亦未為得也

臣按春秋以世子目蒯聵是未絕之於父也輒以兵拒父是自絕於父矣均之失也以助聵之晉與助輒之齊較則書圍者逆書伐者順矣此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齊陽生

悼公

入于齊

六年

胡安國傳曰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

人子者無以有已

見家語注身父母之所有也

則以父母之心為

心者景公

齊君名

命荼世其國

景公嬖嬖如之子

已

荼將卒立以為嗣

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  
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  
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  
使之然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公問政  
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  
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  
生

臣按陽生之不子由於景公之不父不書公子責

陽生繫之齊責景公也此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大學傳之第三章曰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  
黃洵饒曰為人子止於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  
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

臣按洵饒此言乃責備人子之辭其實子孝父慈  
生生相續非論報施也始於事親故先言子終於  
立身故下以慈其子之日猶是上以孝其父之日  
也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

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

臣按仁之於父子也句可為經文父子之道天性也句注釋而經文言簡意長即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之義亦包括而無餘蘊矣蓋仁為性之德言天性則不必更言仁自然不得委之於命也反復玩味則愛親敬親之心油然而生勃焉其不可已苟自反而於愛敬之道少有未盡亦惕然悚然不自知其心之疚而顏之汗也非聖人其孰能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八  
為此言乎

朱熹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性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

臣按中庸言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知人則不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而父慈子孝各盡其天性矣朱熹所言乃擬上宋光宗封事詞意懇切可以格君心之非言雖有為而發而凡為人子事父母尊親之至未能如虞舜周武菽水之懽未能如曾參閔損孔子弟子閔子騫聞熹此言皆當內反於心而求其所昏蔽不可以自是而即安也

胡宏曰人皆生于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  
曰不可天道至正者也王道至大至正奉天行道乃可  
謂之天之子也

臣按曲禮曰君天下曰天子表記曰惟天子受命  
於天故曰天子書曰天子作民父母春秋或稱天

王或稱天子書法不同因事而見也白虎通

漢世諸儒

集論經傳奏之白  
虎觀因名白虎通

曰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西

銘曰大君者天之宗子蓋以天子之慶賞刑威即



上天之風霆雨露父母之喜怒愛惡即造化之陰陽慘舒經所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者實然之理非意之也實見之事非推而大之也人人有此理有此事而不能盡故專屬之明王而天子之名獨歸於一人也

呂希哲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

所自親者也此說盡事親之道又言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臣按內則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庶兆民篇中詳言子婦事父母舅姑之事其為必躬必親者固不待言矣天子之子一日三朝視膳寢門何異衆庶兆民乎樂盛天子之所親耕也祭服王后之所親蠶也而况諸侯以降乎經曰自天子以至于庶

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許衡曰事親大節自是養志養體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致敬尤急所以孝只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

臣按養志養體各有致愛致敬之事但愛心敬心即為養志愛迹敬迹即為養體刑於四海亦非愛敬以外事深愛至敬神明可通人心同以為然故

觀感之速也舍是亦無所謂法術惟是施於人者過於其所應得之分人以享其利為有德耳雖固結之其能不解乎故惟孝可以治天下

薛瑄曰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身可不謹乎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不備人子能體其全而歸之斯謂之孝天之生人五常百行之理無不全人能以事親之心事天于天所賦之理無一之或失則亦天之孝子也

臣按薛瑄因曾子所謂守身之難而以事親事天發明西銘之理蓋事親之心有未盡則事天之心亦未盡事天之道有未至則事親之道亦未至也孰盡之而孰至之則責備於其身者也故以體其全而歸之為難

曹端曰父母者子之天地也子若欺父母即欺天地慢父母即慢天地人而欺慢天地莫大之罪也為人子者可不深省而切責之乎

臣按此曹氏家規輯畧之一諸儒或言事父母如  
事天地或言事天地如事父母皆西銘之道解而  
孝經之數言也

以上父子之道之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羅錦森

編修<sub>臣</sub>倉聖脈霞勘

總校官檢討<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高 中

謄錄監生<sub>臣</sub>姜也魯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

衍要道之義

君臣

易乾象傳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程頤傳曰天爲萬物之祖王爲萬邦之祖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下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程頤傳曰三居下之上

下卦之上

得位者也爲臣之道當

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無  
忌諱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  
可以常久而無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  
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者臣之道也

象

釋六爻之象謂之  
小象夫子所作

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

知光大也

程頤傳曰言爲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忠者也或從王事而無成有終是其知之光大惟其智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豈能含章也

臣按君道莫著於乾臣道莫著於坤乾知大始故君曰首出坤作成物故臣曰代終然而君道無爲云

爾爲之者臣也所以不敢居其成功者地讓善於  
大臣讓善於君子讓善於父記曰善則稱君過則  
稱已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此  
之謂也含章者非僅匿名迹遠權勢同於全軀保  
妻子之臣而已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  
也義之所在及時勇爲夙夜匪懈如子來趨父之  
事事之所以有終不然而避遠辭難旁觀袖手以  
言乎其人心術則淺狹暗昧而不光大而於國

家之事曷濟之有

泰彖傳曰泰小往大來

陽大陰小

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

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上下指君臣言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

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臣按天尊地卑爲定位君尊臣卑爲定分非氣與

志之相交則懸隔而不通乖違而不同矣泰交之

世主聖臣賢衆正和衷羣小革面上下之間仁慈

慤勤固結而不可解所謂分則君臣情猶父子也

書大禹謨

虞史記大禹之謨謀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蔡沈傳曰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即此意也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

臣按克艱者知其難而務盡其職君臣交儆興事立功布利除患不但以爲艱而已也此禹之所以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由禹之祇承于帝則君臣而傳父子之重由啟

禹之子

之敬承于禹

則父子而有君臣之嚴

詩鄭風羔裘

篇名

其一章曰彼其

音記

之子舍命不渝

舍處渝變

也當死生之際能以其身居所受之理而不可奪

二章曰彼其之子邦之司

主也

直

朱善曰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而苟得而于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諛悅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

臣按經言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臣之事

君子之事父皆以守身爲本守身之道得事君之道盡而事親之道亦盡矣爲人臣子所以醜正惡直者由於患得患失苟諂諛以求容而望其致命遂志必不然矣豈知夫命也者所受於天之正理順受之者未必不獲福曲避之者未必不獲禍周公遭流言居東而赤舄冤服之舄几几安重貌德音不瑕疵病也豈以死生禍福變其心者乎舍命不渝乃所以爲直也周公之直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而卒悟

其主然則爲臣之道固在於正直不阿而爲君之道又當以容直臣爲要也

禮記緇衣

篇名中言好賢如緇衣故以名篇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

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

尹吉

作告今書咸有一德伊尹告太甲者

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引之以証

君臣相得詩

曹風鴈鵠之篇引以証壹德之義

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馬希孟曰爲上可望而知者蓋上以誠而接下爲下

可述而志者蓋下以誠而事上上以使下下以事上



皆以誠則君臣之間有同而無異故君不疑於其臣  
臣不惑於其君而其德一也

臣按中庸言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經言君子  
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則忠孝皆誠之所形也  
父母之愛其子未有不出於誠而人君之操威福  
之柄以馭其臣下則其廢置予奪容或有出於智  
數者故有示我周行之好而後忠臣嘉賓得盡其  
心焉上下交相與以誠而後君臣之義同於父子

之道矣

春秋武氏子來求賻

隱公三年

臣按魯于宗周合致賻而不賻是不臣君於臣下不當求而求是不君所以正君臣之倫也曰武氏子者有父在焉故也諸侯不供王喪武氏爲王卿士而使其子徵求于四國春秋若曰其父則耄及之其子則有童之心者也不然何以來也此與桓五年天王使仍叔

天子大夫

之子來聘同例穀梁傳所

謂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者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公子晉也  
諡宣公四年

胡安國傳曰人衆詞立者子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  
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  
自立焉可乎故春秋于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  
君之罪于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  
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  
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臣按此書衛人尤惡夫擅置君者也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

殤公名與夷

齊侯

僖公名祿父

衛侯

桓公名完

盟于

瓦屋

八年

臣按前此會盟各於其境今之瓦屋乃在畿內猶父子異宮各於其境則在其子之室而天王畿甸之內則嚴父之側也三國之君私相要結刑牲歃血爲前此未有之參盟

前此兩國交盟此參盟之始

而未聞有

入覲之舉春秋直書其事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春正月 桓公三年

何休曰無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之終也明始終有王桓公無之爾

臣按此條胡傳引濟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爲說蓋欲立桓者先君惠公  
桓公父之邪志啟亂者在

君父也桓與乎弑則不臣亦不子故唐趙匡曰王

者人倫之所繫桓無王惡桓之滅人倫也故去其  
王字以見其罪此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倫也

春二月天王

桓王

使家父

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來求車

十五年

臣按求賻猶可曰賻不至而責之也車非諸侯之  
所當貢也烏乎求此可見天王之屢有求於桓而  
何以問桓罪也不繫王於時之下而斥王於使家  
父之上蓋問罪則無王而求車則有王求之者自  
以有王而與之者已無王也且夫臣子一例聞父

有賜於子矣未聞父有求於子也聞子無私財矣  
未聞其父求之而與不與則尚未可知也然則求  
也者其德色耨耨諄語箕帚之聲端矣借父耨耨  
慮有德色  
母借箕帚立而諄語秦  
俗之薄見賈誼治安策  
此夫子書之所以正君臣  
之倫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僖公五年

吳澄曰曹伯有疾射姑朝魯春秋譏之杞惠公疑亦  
有疾伯姬以其子爲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令攝父

朝禮是年杞惠公

史記作  
德公

卒成公

未同盟  
不書名

嗣位蓋

伯姬豫欲托其子于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

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受其朝皆

非禮也

臣按一事而交失焉直書其事而參譏之義見矣

此所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

文公名  
重耳

齊侯

昭公名  
蒲

宋公

成公名  
王臣

蔡

侯莊公名

鄭伯

文公名  
捷

衛子

衛成公出奔其弟叔武攝位  
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

甲午

鄭伯

衛成公出奔其弟叔武攝位  
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

侯



而序鄭莒子

號莒王公莒無  
謚以號爲謚

盟于踐土

踐土鄭地王子  
虎臨盟而不同

敵故  
不書

天王

襄王

狩于河陽

水北爲陽山南爲陽  
也本畿內地去王朝百餘里

二十  
有八年

胡安國傳曰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

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

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

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減矣

臣按此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倫也

天王

襄王

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

魯東門襄仲

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年

胡安國傳曰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爲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

臣按經書天王來聘者七而此以冢宰兼周公下聘經書卿大夫如周聘者四而此以二事出報施之道施之於與國尚不可而況天王乎且天王之

尊則父也伯主之威令則父老而子攝也晉於魯則兄弟也敬兄而不敬父可乎如京師即不敢不如晉等周于晉何其畏兄而慢父也此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春毛伯來求金

文公九年

公羊傳曰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

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之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臣按天子在喪而下求於諸侯以共葬事可謂不君不子魯不脩其職貢毛伯爲天子之大夫而來求金皆可謂不臣而當喪未君不書王命之義則又關於孝治之大者先儒有言以子道終喪不忍代君所以爲孝也推其不忍代君之心則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而其爲孝無所不在矣此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倫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鄭地

十有五年

左傳曰謀伐齊也齊人賂晉故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

汪克寬曰此年盟扈欲討齊而不果十七年盟扈欲討宋而不能皆以賂而棄討賊之義故皆略諸侯而不序左氏一則曰無能爲一則曰無功皆謂其廢天討而縱亂賊也

臣按謀伐齊者將以討齊公子商人之弑其君在  
十四得賂而失信猶且不可得賂而逸賊君臣父

子之倫於是乎斃矣春秋以是罪晉靈

公名夷皋

之伯

而黨逆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諸侯會于扈

十有七年

胡安國傳曰宋昭公

名杵臼

雖爲無道人臣將而必誅

人臣無將將則必誅

春秋正宋人爲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

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臣按此言君雖不君而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

而子不可以不子宋昭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名

鮒

猶宜以弑君受討晉之復合諸侯爲此會也將以

討宋之弑其君者

事在十六年冬

而取賂而還故春秋略

而不序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九月乙丑趙盾

宣子

弑其君夷臯

晉靈公不君趙穿弑之史官董狐歸罪于盾

宣公二年

臣按此夫子仍董狐之書法也狐之責盾曰子爲



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夫子曰惜也越境乃免  
嚴矣哉夫子之辭乎越境乃免者汪克寬所謂潔  
身去亂然後君臣之義乃絕也若但出在境外以  
伺變視勝之所在而從焉則與於亂之尤者也反  
不討賊者終身不反則絕於本國矣若反國則無  
論久近皆必討賊以申臣子之義非謂越境乃免  
則反亦可以不討賊也故宣子爲法受惡而不得  
辭此夫子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臣又按趙盾許止皆非實弑其君而春秋書之曰弑盾則欲辭之而不得辭止則以其自責者責之也故穀梁傳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子止見孝子之至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

魯大夫如孟獻子

京師九年

胡安國傳曰以淺言之屬辭

屬合其辭

比事

比次其事

春秋教

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

事可考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于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于如齊每行必至深罪之也

臣按魯侯親朝於隣國而令大夫聘於京師京師惟一聘而齊則再三朝焉逆施倒置謂其父之尊不如其兄也甚於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者矣此春秋比次其事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

定王弟

來聘十年

臣按此所以正君臣之倫也鄭重書之交譏乎爾何以交譏也汪克寬曰宣公簡慢於王知有齊而不知有周定王始則徵聘於魯中則厚賄於仲孫九年左傳曰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終則命貴弟報聘是猶爲人父而不責子之很傲乃三揖於定省之常禮而德色於借輶之微恩也宣公既不知所當尊而王亦不能自尊矣然則爲君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也此春秋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厲公名齊州蒲

侯

靈公名環

宋公

共公名固

衛侯

定公名臧

鄭伯

成公名倫

曹伯

宣公名廬

卒于師

邾人

定公名且

滕人

文公名未

同盟

代秦

成公十有三年

胡安國傳曰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

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

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仲尼

爲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

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

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

劉本曰如京師固美志也而未知春秋以是譏之也  
公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朝有  
年聘有時盡心竭力致其誠恪專一之意以將之則  
所謂子事親臣事君之道矣焉有挾二事以往哉重  
于伐人輕于事君雖有朝之名而無朝之誠春秋所  
惡也

臣按春秋魯十二公惟成是年一如京師而已乃

爲伐秦道由王都因而朝焉非本意也夫子書之  
若使本自朝王後乃遂事者與狩于河陽同意此  
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

邾大夫

以漆

一閭丘邑

來奔

以邑出口叛叛而歸魯曰來奔

夏公至自晉

襄公二十有一年

臣按春秋之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故

書齊豹爲盜

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齊豹殺之也

而三叛人名

三叛人者是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

邾黑肱皆魯侯不在國而季孫納之也

季武子名宿納廢其

牟夷季平子名意如納黑肱

天下之惡一也今有人於此獲罪

其父而歸於其父之友其父之友他適而其子受之且不一人而已也則其子之心不可問矣人子以父母之愛惡爲愛惡者也其父之友何獨愛於人之子得罪於其父者歟則是其子之受之也愛其父之所惡者矣春秋此條書法比次如此季孫黨惡無君之罪彰矣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地

二十有五年

臣按晉

牛公名彪

方合諸侯以伐齊而齊有崔杼

齊臣弑莊

公之亂正宜申大義以討賊而反受其賂而列之

會盟是成亂獎篡以義合諸侯而以姦終之也春  
秋書曰同盟若曰彼夫弑君之齊合諸侯爲討也  
而儼然同盟也同盟之人同心而爲亂臣賊子也  
矣此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音地

昭公三十年

胡安國傳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  
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魯潰邑  
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  
君不與季孫之專國也

臣按有國者受之於其父傳之於其子者也昭公  
不保其社稷而越在乾侯則周公之世不幾於絕  
乎然而意如攝祭而不敢篡亦先君之靈有以啟  
其衷矣經書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者三蓋曰我公

故在也于其葬也則大書曰葬我君昭公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元年春王定公元年

穀梁傳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臣按定公之入主社稷受之於季氏非受之於先君者也昭公于去年十有二月己未薨于乾侯而

定以是年六月戊辰即位半歲之中豈非逡巡觀望欲自取之而諸大夫國人之心不然故不敢也當昭公之喪未入定公入而未即位魯蓋無君也豈可使季氏承其正朔耶去其正月則定公之元自六月戊辰始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論語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朱熹曰爲君當知爲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爲臣

當盡爲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

臣按君臣主義在經則以父子之嚴爲君臣之義故尊君則曰君父卑臣則曰臣子視君猶父視臣猶子而不自盡其道者未之有也自盛世而言則如小雅鹿鳴之詩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是禮也以衰世而言則僭竊之臣惟禮可以已之者也以其常

言之則勿貳勿欺者忠也以其變言之則伏節死義不有其身忠也故曰聖人之言本末兼盡

大學傳之三章曰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

臣按君道法天故體仁長人仁者君道之所止也臣道法地故敬以直內敬者臣道之所止也論其相爲用則父兼慈嚴君亦兼慈嚴仁之中有敬子兼愛敬臣亦兼愛敬則敬之中有仁

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

而已矣

陳櫟曰君臣之倫于人倫爲尤大所以宗主綱維彼四倫者也

臣按經文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皆可以爲孝也然則孝治天下即盡君道資于事父即盡臣道也堯之不私其子所以爲君人者之大德舜之允若其父所以爲臣人者之小心

孟子曰義之於君臣也

臣按經言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也但言父子有君臣之義則君臣自有父子之道其不可不盡又不待言也孟子言義之于君臣也析君臣與義言之而以之於二字爲之聯合則夫氣稟之不齊時數之不偶須是君子纔謂性不謂命也經言簡而孟子煩聖賢之言之辨也

朱熹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則敬養之歿則哀送之所



以致其忠孝之實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

臣按君父至尊事之如一嚴君以事父資敬以事君經所訓也故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而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世之臨財苟得臨難苟免而以親爲解者其罪尚可逭哉  
以上君臣之道之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

衍要道之義

兄弟

詩小雅常棣

篇名

其一章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常棣今華鄂不韡韡

華鄂相承甚力又衆花俱發實韡韡然而光明故以興兄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二章曰死喪之威

畏也

兄弟孔懷

思也

原隰裒

聚也

矣兄弟求

矣

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惟兄弟爲相恤耳至于積尸裒聚于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爲能相求也

三章曰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詞發語也永歎

春令水鳥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爲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

四章曰兄弟閱

許歷反闕恨也

于牆外禦

禁也

其務

春秋傳作侮閔甫反

每

有良朋烝

詞發語

也無戎

叶而主反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闕恨于內然有外侮則同禦

之矣當此之時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

五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此章言安

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六章曰儻

陳也

爾遵豆飲酒之飫

於慮反饗也

兄弟既具

也俱和

樂且孺

小兒之慕父母也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言陳遵豆以醉飽

七章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叶

林反

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八章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子是究

也窮是圖

謀也

信其

然乎

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樂且孺也樂爾妻孥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于人其重如此誠以是

究而圖之豈不信然乎

朱熹集傳曰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

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于死喪矣至于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于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于五章遂言安樂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是則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

弟之異形同氣生死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

臣按詩序曰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蓋周公所作以明兄弟之道也故先儒以爲詩凡八章惟卒章無兄弟字餘章反覆言兄弟者凡八其言人情之委曲天倫之厚重者哀傷激切故不若其他宴樂兄弟者樂歌之和平也臣竊

以爲首章言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是呼天下之人而告之以真情實理之所在也卒章言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是又叮嚀告誡于讀此詩者當窮究而圖謀之知此言之不謬也中庸引第七章復節取第八章前二句而繼之以夫子之言曰父母其順矣乎人知兄弟之翕即父母之所以順不但宜其室家樂其妻子而已則兄愛弟敬無非愛親敬親之心室家妻子之私不以易其孺子之慕有不待

究圖而信其誠然者彼謂兄弟不如友生者豈非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乎非  
惟不弟亦不孝矣

小雅斯干

名篇

其一章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斯此也干水涯也此以篇首秩秩斯干句名篇乃築室  
既成而爲頌禱之詞一章言其兄弟相保于此室也

朱熹集傳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  
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  
不相報而棄恩也 或問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朱



子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能友其弟弟却不能  
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如弟能恭  
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爲弟者豈可亦因兄之不友而  
遂忘其恭

臣按歐陽修云猶訓爲謀因天子諸侯繼立多疑  
忌其兄弟故祝其相好而無相謀也然如張載之  
說則是卿大夫士庶人之所同取類甚廣爲友恭  
之通義故朱子亦有取焉

小雅小宛

篇名

其四章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

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臣按此又以脊令之飛則鳴行則搖興兄弟之宜各務努力罔或逸豫以致禍敗之來不及相救恤此詩人遭世之亂故兄弟相誠然也日邁月征者孝子愛日之義首章言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而卒言如臨于谷如履薄冰蓋守身之難于亂世尤不易其兄友弟恭蚤作夜思者惟俱期無貽父母羞

辱而已常棣之作在既安且寧之後此詩之作正  
死喪急難之時故此詩憂危而常棣激切

儀禮喪服子夏傳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

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腓

普半反

合也昆弟四體也故

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

音避

子之私也子不私

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  
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

賈公彥釋曰昆弟四體也者四體謂二手二足在身

之旁昆弟亦在父之旁故云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者手足四體本在一身不可分別若昆弟共成父身亦不可分別是昆弟之義不合分也然而有分則避子之私也者昆弟理不合分然而分者則避子之私也使昆弟之子各自私朝其父故須分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者內則子事父母難初鳴咸豐漱櫛纚笄總朝事父母若兄弟同在一宮則尊崇諸父之長者第二已下不得私其父不成爲子之法也故有

東宮有西宮云云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有隔別亦爲四方之宮也

臣按兄弟爲同父雖同父而各有私愛焉所私也者仁也可見兄弟之道在於開誠洞達表裏無疑而後世之人慮其子或各私于父母微啟猜嫌之端遂不克盡其天顯友恭之誼此詩人之所以歌式好無猶也異居而同財篤友愛者尤當念兄弟

同財之義而漢世王侯貧者或乘牛車明代亦有以宗室廣大至祿廩寢微不能給者不足則資之宗講明其制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著於首足四體之義矣

昆弟

儀禮期  
服章

臣按賈公彥以爲昆明也以其次長故以明爲稱  
弟第也以其小故以次第爲名臣以爲明也者即  
經所謂天之明書之所謂天顯義亦同之也第也

者即長幼有序之義爾雅昆作弟註曰後也書云垂裕後昆然則弟亦取爲父後之義

春秋夏五月鄭伯

莊公名寤生

克段

鄭伯弟共叔段

于鄆

鄭邑

隱公元年

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黃榦曰鄭莊公無孝友之誠又不明于予奪之大義故勉強以徇其母而處心積慮以殺其弟也使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于予奪之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而區處得宜如

舜之于象也

臣按鄭伯之罪在養成段之惡耳若乃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矣尚可不伐之耶伐之矣有不期于必克者耶孝子之於母仁人之於弟必有至誠以動之使不格姦必有大義以禁之使不敢肆然後乃有以曲全之耳故左氏之言譏失教者近之而穀梁傳所謂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者亦有以誅鄭伯之心也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齊侯

僖公名祿父

使其弟年來聘七年

程頤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弟兄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

臣按年者齊僖公之母弟夷仲年也僖公私其同母寵任之過至於年之子尚禮秩如嫡釀成篡弑

之禍

莊公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無知即年之子

此因偏繫之私而反

失友恭之誼不稱公子所以正兄弟之倫也此年來聘結艾之盟桓三年來聘致夫人春秋書之無

異詞

鄭伯

厲公名突

使其弟語來盟

桓公十有四年

胡安國傳曰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也

臣按此亦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秋八月蔡季

蔡侯之弟

自陳歸于蔡

十有七年

何休曰蔡侯封人

桓侯

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

哀侯

而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故賢

而字之

臣按胡安國傳曰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  
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  
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于春  
秋蓋封人雖不友而季不可以不恭褒之以正兄  
弟之倫也

齊人取子糾

齊襄公之庶子小白庶兄

殺之

莊公九年

臣按魯納子糾不克桓公小白既立請於魯而殺之

先儒以爲前書納糾而不書子所以責子糾天倫之義此復書子所以責桓公天倫之恩也齊桓首霸方將倡天下以尊君親親而推刃於先君之遺體春秋書曰齊人取子糾殺之若出自國人之意者然病桓之志而爲賢諱也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文公十有四年

胡安國傳曰邾文公

名蓮

元妃齊姜生定公

名躒

二

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  
宣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  
驪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  
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

臣按友恭之道篤於讓而衰於爭乃推梨讓棗則  
讓而土地人民則爭者義不勝其利也聖人垂訓  
使人以推梨讓棗之心視土地人民而已納捷菑  
是兄弟爭國也邾人立長則順盾服義還師故深

與其不成乎爭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盼

許乙反

卒宣公十有七年

穀梁傳曰其曰公弟叔盼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

公子遂弑子赤而立宣而公事在文公十有八年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

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  
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祿

臣按不食其祿則足以全節矣兄弟之親不可絕  
也叔盼守死善道內全親親爲得弟道以取貴乎

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此亦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衛侯

定公名臧

弟黑背帥師侵鄭

成公十年

臣按稱弟之例或美之或惡之或責其兄無則友之誼或尤其兄以寵愛之私皆所以正兄弟之倫也此與齊侯之弟年一例黑背生公孫剽

衛殤公名魯

襄公十四年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

衛獻公名

而立剽

齊侯寵年釀成無知之禍衛侯寵黑背讓成剽之

禍也

乙酉刺公子偃

十有六年

臣按公子偃者先公之子成公之庶弟也偃無罪

常爲穆姜

母公

所指曰是皆君也云爾未嘗有今將

之心也成公不能制其母而遷怒其弟竟殺之忍

矣此夫子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衛侯

獻公名伋

之弟鱣

音

出奔晉

襄公二十有七年

左傳曰子鮮

字鱣

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



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于木門

晉不鄉去聲衛國而坐

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臣按鮪懼禍將及已見幾而作不成其兄有殺弟之名蓋亦賢矣而獻公之稅服實亦痛愍子鮮之奔故書曰衛侯之弟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景王三十年

穀梁傳曰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長子女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臣按此亦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著者也所以正兄弟之倫也于是天王之子瑕奔晉瑕不能明爲子之孝有罪而奔自絕於父則景王于父子兄弟之

道其胥失之矣所以卒召子朝

昭公二十有六年景王崩王室亂子

朝子猛之亂

夏秦伯

景公未同盟卒不書

之弟鍼出奔晉

昭公元年

左傳曰秦后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

后子鍼也桓公子景公母

弟其權寵如兩君

其母曰弗去懼選

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鍼遂出

奔

臣按胡安國傳曰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稱秦伯之弟云夫宜兄弟所以事父母也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陳侯

哀公名溺

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八年

左傳曰陳哀公元妃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

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臣按此見陳侯之所以親信其弟者出于嬖惑之私而非友愛之正招之所以寵任於陳侯者出于逢迎之術而非恭順之常故殞冢嗣而立庶孽者陳侯之本懷也而春秋特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蓋陳侯無此不令之弟則其父子之間

或不致乎此也故穀梁傳曰向曰公子招今日陳  
侯之弟招盡其親所以惡招也此所以正兄弟之  
倫亦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秋盜殺衛侯

靈公名元

之兄縶

二十年

臣按孟縶以惡疾故不得立衛侯之母兄也狎齊  
豹而奪之邑豹憤而殺之春秋書之曰盜故左傳  
明以爲欲求不畏彊禦之名而不得也又按晉范  
甯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

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爲盜  
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春秋之義以爲繫貴爲公  
母兄而盜得竊發而殺之則靈公之惡不待貶絕  
而見矣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  
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

臣按疾徐先後在跬步之間而順逆分焉一則予

之以至美一則稱之以甚惡蓋其心之存乎長長  
與其心之不存乎長長不待以他事觀之而立辨  
矣孝父母必善兄弟不弟之人亦必大傷厥考之  
心故復舉孝弟竝言之以見堯舜之道不過孝弟  
之至而灑掃應對子弟之職即所以通於神明者  
也

正蒙曰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

人之生也先者爲長後者爲幼此所謂得于天

者自然之倫序

天之生物也有序

上天生物皆有不

知序然

後經以正

知長幼之序則大經以正

臣按爾雅

不著撰人或云周公所作而後儒增定

釋親篇名云男子先

生爲兄後生爲弟父之兄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女子謂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史記兄弟之妻相謂爲先後宛若封禪書見神于先後宛若孟康註此序之先後所以起兄弟之名義也推而廣之天地之間無非先後之序惟君父至尊不得以先後言耳官之有



長屬齒之有老少聞道之有早暮皆兄弟也詩言  
兄弟無遠子夏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則朋友一  
兄弟也爾雅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  
弟詩云宴爾新婚如兄如弟曾子問致命女氏曰  
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夫婦一兄弟  
也經言父子之道君臣之義而事兄事長亦言之  
屢矣惟士有爭去聲友一見于書而夫婦不之及也  
豈非以朋友夫婦之倫即兄弟而推者哉是故張

子曰知序然後經正也

程顥曰周公之于兄舜之于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臣按舜能曲全其弟而周公不能曲全其兄其事跡相懸殊而顥以爲一類者其心之當理而無私則同也且象之不恭乃家人事耳雖微舜亦不得

爲天子而脩怨也管蔡謀叛本國獲罪君父常赦  
所不原亦不在八議之條此周公所無可如何者  
也周公之愛管蔡曷嘗秋毫有異于舜之愛象哉  
若以常情言之則事兄接弟各盡其道敬兄而或  
不得兄之愛愛弟而或不得弟之敬惟有反而自  
責而已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  
敬君子之于天下無不自反也况兄弟乎

許衡曰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

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也

臣按此衡所以爲世俗之人立訓也然而起於細而極於大始於微而卒於彰爭千萬乘之富與計分毫之利固無別也有所必爭無論分毫也有所必讓無論千萬乘也爲世俗之人立訓而責備賢者之意益嚴矣哉

卷十  
曹端曰人不愛兄弟是不以父母之心爲心也苟體父母愛子之心則于兄弟自不容不愛矣不睦宗族者是不以祖宗之心爲心也苟體祖宗愛子孫之心則于宗族自不容于不恤矣噫傳祖宗父母之體背祖宗父母之心誠天地之罪人耳禍可逃乎

臣按體父母愛子之心以親兄弟人所易知也體祖宗愛子孫之心以睦宗族則都邑之士有不得而知者矣然此理亦易明也以祖宗言之則有高祖

王父之兄弟曾祖王父之兄弟王父之兄弟父之兄弟以本身言之則有親兄弟有從兄弟有從祖兄弟有族兄弟所謂宗族者皆有兄弟之道在焉如此則明乎孝慈之道即所以宜兄宜弟明乎友恭之道即所以敬宗睦族也  
以上兄弟之道之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